

父亲

霍斯特·布尔格 著

姜丽 译

请你回答

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

Warum warst
du in der
Hitler-Jugend?

知識出版社

余英时文集

请你回答

My answer, however
that has been
William S. Burroughs



父 亲 ， 请 你 回 答 ！

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

著者：霍斯特·布尔格（德）

译者：姜 丽

知 识 出 版 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罗沃尔特袖珍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授权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1999-36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
(德)布尔格(Burger, H.)著;姜丽译.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1

书名原文:Warum Warst Du in Der Hitler - Jugend?

ISBN 7-5015-2511-0

I. 父… II. ①布…②姜…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959 号

责任编辑:史行果

封面设计:刘家峰

责任印制:徐继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68343259)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875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WARUM WARST DU IN DER HITLER – JUGEND?

by Horst Burger

作品原名：你为什么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

版权©1976, 1978, 1983

属于罗沃尔特袖珍图书出版有限公司，莱茵贝克，汉堡/

叶莲娜·布尔格，柏林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WARUM WARST DU IN DER

HITLER - JUGEND?

Copyright ©1976, 1978, 1983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Irene Burger, Berlin

目 录

第一个问题	(1)
真理不只有一个	(5)
第二个问题	(41)
一个人要为理想而战	(45)
第三个问题	(84)
我们挽救祖国	(88)
第四个问题	(151)
曾经正确的变成了错误	(156)
结束语	(192)

第一个问题

也许——对某些人来说，父亲这个词就像一块口香糖，要嚼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吐出去。似乎光是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就要费他们很大的力气，更不要说再把这个词说出来了。

大多数人干脆就说“老爷子”什么的，这个词他们很容易说出口，而且在说它的时候，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像祖国、上帝或者“你应当尊敬父亲和母亲……”等等所有那些动人的词语。以前，人们为了更好地约束一个人，总是会对他用尽花言巧语。而今天，就连一条狗也不会被这些话迷惑了。但这个词给人带来的不快却是无法抹去的了。

其实，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某些人的父亲，你就真的只能为他们感到遗憾了。他们一张嘴，就总是说那老一套。他们之所以和你说话，只是为了显显他们当年的风光。他们先是毁灭了祖国，然后又把它重新建设了起来，他们自称当时还

有理想，还是坚定而无所求的。这样讲来，好像他们一辈子都在奋斗似的，倒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人活得更好。希特勒？不，他们可不愿对此负责。他们当时还都太年轻了。

他们自称对犹太人和集中营一无所知。另外，他们认为很多事也都太夸张了。无论如何，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情形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会有堕落的年轻人、失业者、犯法的、吸毒的和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在可司空见惯。那时一切都井然有序，谁不听话，就会挨打。那时候，还是有权威存在的。

如果谁的父亲这样应付他，这人肯定会很不舒服。对许多人来说，父亲这个词早已只是一块嚼得没味了的口香糖了。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有个什么样的父亲完全得看运气。我承认，我对自己的父亲还是满意的。除了一些小事以外，他还是可以让人忍受。他说的话也还很有道理。当我问他：“从前那都是怎么回事儿？给我讲讲！你可是什么都经过了。今天你怎么看那些事呢？”他就会努力寻找一个可信的答案。他没有敷衍了事，没有试图开脱自己。我觉得这样很好，也很认真地听他讲，我不会想到说：“别再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来烦我了。今天谁还对这些感兴趣？”

正相反，听父亲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便感到，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思考得太少了。要想知道现在会出现多少困难，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听听过去的事还是有用的。而且，即便是今天，如果你不想袖手旁观的话，我们还必须和某些东西抗争。

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简直让人难以想像。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6000万民众的眼皮底下，而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料到。或者是不想知道？干脆把眼睛闭上了？人们依然生活、工作、相爱、欢笑——就像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上。

今天，谁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数字和统计表为一切作证。但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当时人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感受，他们所相信和所希望的，以及他们确实知道的——这些我们就只有问他们才能知道了。

对我来说，叫“父亲”并不难，就是向他提严肃的问题也不是难事。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共有4个重要的问题。在一次次的长谈中，我父亲试着回答了我的这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屠杀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怎么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呢？还是你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瓦尔特·尹得里希，也就是我的父亲回答说：

“战争结束时，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16岁，这并不是个求得谅解的理由。不过，它还是可以为一些事情做出解释的。在这个年纪，一个人对事物缺乏全面的认识，知识不足，尤其是没有经验。直到那时，我们所学的只是单向思维。

当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祖父 1945 年秋天从美国战俘营里回来时，我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父亲并没有筋疲力尽地从战争中走回来，没有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身心交瘁。他健康得发了福，营养良好，精神状态也不错。他声称，今天人们诽谤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真是耻辱。毕竟，希特勒想实现的只是一个最好的愿望，而且，他也使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得到了尊敬。他说他不会和那些否认元首的懦弱者们站在一个层次上。他曾经是，以后也还是民族社会主义者。

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大梦初醒的人一样，突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他在黑暗中钻进了一个错误的居所。我一下子闻到了周围的臭味。上帝啊，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么？以后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一切是多么虚伪和卑鄙啊。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要找到这个谎言的根源，我们得往回走多远啊？”

真理不只有一个

他们没有把盖哈德·万德勒司扔进水里，但罪恶的印象却已经根深蒂固。犯罪感总是一个记忆力的问题，它不仅仅在奥斯威辛和里蒂斯才出现。那是 1934 年的 8 月初。小城里，一栋栋楼的正面都挂满了旗子。有几面是黑白红三色旗，但大多数都是中间带有卐字标志的三色旗。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帝国总统，几乎每一面旗的上端都有一块黑纱。

人们的悲痛看起来很真实。对许多人来说，随着兴登堡的辞世，普鲁士—德意志的正直可靠的代表就已经最终退出政治舞台了。他们预感到，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那个叫希特勒的发疯了二等兵推开兵营的大门，开始他呼唤已久的新时代了。对 5 岁的瓦尔特·尹得里希来说，兴登堡是最伟大的人。他那个长着一副大胡子的四方形脑袋和伯恩哈德教派教士的目光让人信任。但这个脑袋上如果没有钢盔的话，就会缺少个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正是那个饰有闪闪发亮的金属饰片的头盔使瓦尔特·尹得里希对这个人钦佩不已。他自己也有一个这样带有铜尖顶的皮头盔。那是

牺牲在一战中的艾利希叔叔的。对瓦尔特·尹得里希来说，没有什么比扮演士兵、头戴钢盔更美妙的事了。他简直无法想像一个真正的头会没有钢盔。一个没有钢盔的头——那什么都不是。这一天，孩子们想玩士兵的游戏，但瓦尔特·尹得里希把他的头盔忘在家里了。他们在阅兵场的正中把大炮调整好，安置在童车轮子上的炉筒子对准了向两面延伸的骑术大厅。涂成白色的炮车已经推到了一边；它的作用只是拖挂大炮。他们很喜欢推着这辆车吱吱嘎嘎地走过石块路面，引得人们纷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大多数人都善意地说，“炮兵部队”又上路了。“兴登堡去世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到了一门大炮上，用炮车把他送到了墓地。”君特·布莱特纳，最大的一个男孩说。他已经上二年级了，无论做什么，都是由他指挥和决定。

“为什么要放在大炮上？”卡劳古斯特·布德想知道。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总带着一条跟他一样高的凶狗。“他们为什么不带七（机）枪？”卡劳古斯特有点口齿不清。

“因为机枪没有轱辘，你这个笨蛋。你大概想把一个死人捆在机枪上，四处拖来拖去吧？”如此的无知气得君特直翻白眼，“赫尔穆特为什么没来啊？”瓦尔特·尹得里希耸了耸肩：“他没来，你该高兴。他不喜欢跟咱们玩，而且他总是只想当马，好能拉那辆车。”

“拉车是忤（蠢）事。”卡劳古斯特轻蔑地说道。

“不，这不是蠢事。”君特反驳道，“因为我们这次拉的是兴登堡。每一匹马都会为此感到骄傲的。你来拉，明白吗？你还可以把你的狗一块儿套上。它几乎就和一匹真正的马一样了。”

“我宁可死了也不拉，”小不点儿倔强地说。

“兴登堡必须由瓦尔特来扮演，因为他有一个尖顶头盔。”

“但是他没带来。”

君特·布莱特纳气得直跺脚：“那他就得回去取。快，回去拿！”

“我不玩了！”瓦尔特·尹得里希说，尽管他们根本还没开始玩呢。“我去锡沟，可能还能看到鱼呢。”

“站住！”君特冲他喊道，“那现在谁来扮兴登堡啊？”

“让盖哈德·万德勒司来吧。他正往这儿来呢。”

“他？没门儿。就是扮死人，他也太笨了。”

锡沟是一条流经阅兵广场的小溪，正在骑术大厅和军械库之间。也就在这一段水流上，溪边砌了砖的斜坡还用一道简单的铁栏杆挡了起来。

后来，瓦尔特·尹得里希常常自问，是什么偏偏在他看见盖哈德·万德勒司从军械库那边走来的那一瞬间吸引他去锡沟的。也许是这个穿着一条滑稽的及膝

短裤的苍白男孩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他是想让他这一天不再受屈辱，不再次被拒绝和他们一同玩耍。

很快，他们就都聚集在锡沟边上了。盖哈德·万德勒司也来了。

君特·布莱特纳坐在栏杆最上面的横条上，双手抓得紧紧的。“噢，一条鱼！”他喊道，指着缓缓从石头上流过的腐烂的水，“我看见了一条鱼，大得像个……”他想不出来这条鱼有多大。

“在哪儿，在哪儿？”卡劳古斯特好奇地往前挤着，但是他的大狗咕噜着挡住了他的去路，不让他到水边去。

盖哈德·万德勒司已经钻过了栏杆。他想让人看看，他不害怕，一点也不比君特差。但是他不敢坐到栏杆上。他坐到了砖砌的斜坡上，背靠着栏杆，双腿垂在岸边。“鱼，”他说，“鱼真多。”

当然，那儿一条鱼也没有。瓦尔特·尹得里希越过盖哈德的头看着那些攀援植物，在好几个地方，它们都伸到了水面下，飘飘悠悠地，就像女人的头发。他们总是把它们想像成鱼、冰凉而滑腻腻的魔鬼，谁靠它太近，就会被它拖入水底。

盖哈德·万德勒司使劲向前弯着腰，瓦尔特连他脖子上的胎记都看得见了。他就紧站在他后面，看着他瘦削的双肩。他的毛衣都滑到上面去了，露出了裤

腰和一条老式的吊裤带。

如果我现在推他一下……这个念头一下子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而且再也赶不走了。瓦尔特感到自己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恐惧越来越小，“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想法以及对在此之后可能出现的事情的想像也越来越无力。相反，实现这个想法的愿望却越来越强大。他闭上眼睛，做着深呼吸。

他甚至都没听到扑通一声响。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盖哈德·万德勒司已经消失了。君特强压住一声惊呼，从栏杆上掉了下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水面——这时瓦尔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刻，惊恐扼住了他的喉咙，使他哑然失声。他的四肢就像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了。

“他掉到水里去了！”卡劳古斯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小不点站在他的狗后面，眼睛瞪得老大：“他为什么不出来了？”他无法理解，这里的事已经不会再重新来过了。

盖哈德·万德勒司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流裹挟着他绕过军械库后面的弯道，远去了。连一声叫喊都没有听到。显然他的头撞到了一块石头上。溪中到处都有突出水面的石头。瓦尔特·尹得里希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个令他兴奋的幻景已经变成了可怕的事实。他把盖哈德·万德勒司推

到了水里，这是不容置疑的。或许不是这样？一丝微弱的希望的火花开始发出微光。也许他只是梦到了这一切。只是想像了一下那一击。盖哈德完全是自己失去了平衡，滑下去的。

他强迫自己去看君特的脸。他茫然失措的吓得惨白的脸上，表情十分复杂。但是没有他所期待的指责，并没有他所害怕的：“你干了什么？”相反，君特只是嘟囔着这样的话：“他走了！他弯腰弯得太厉害了，我去找父亲，这下我们可都得挨打了！”他飞快地向军械库后面跑去，他的父母就住在那里。

卡劳古斯特·布德紧紧抓着他的大狗的项圈。“我想回家，”他哭着说，“我要去找妈妈。”

但这时已经有几个人围在他身边，试着安慰他了。呼唤、提问，没有人理会瓦尔特·尹得里希。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出卖了主的犹大。这故事祖母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听。

汉斯·布莱特纳，君特的父亲，迈着大步穿过广场。他瞥了一眼瓦尔特，然后跳过栏杆，沿着流水走了一段。他自然什么也发现不了，于是回到孩子们身边。这时，两个警察骑着摩托来到了事故现场。

现在，瓦尔特·尹得里希也能动弹了，他快步朝朋友的父亲走去。“是我把他推下去的！”他一口气说了出来。他很高兴现在这一切都说出来了。他们可以